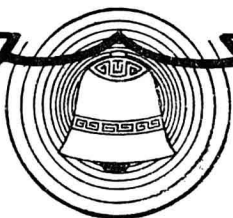


唐 代 詩 學

楊 啓 高 編 著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滬一版

唐 代 詩 學

全一冊 定價國幣八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 著 者 楊 啓 高

發 行 人 吳 秉 常

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

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

(87)

唐代詩學自敘

中華民族。創製文章。原始之鏤。繪。渺邈難稽矣。然有先士之盛藻。可以作風範。紬繹乎典籍。決肇自詩書。剖晰種類。可劃文筆。詩爲文祖。書乃筆先。蓋筆貴敍。事析理。以智慧爲主。雖極重沉思翰藻。然不拘聲律章句。其滋蔓所致。約有四體。紀傳與論。箸齊飛。辭令和筆札並舞。此乃文陣偏師。而非詞壇主帥。若夫文者。以緣情華麗爲重。凡情靈搖蕩於心中。則歌誦飛騰乎天外。極重聲律。辭采章句之神奇變妙。詩之爲體。匪惟居文苑先班。實亦列藝林首座。蓋文章恆與音樂舞蹈同奔騰。復偕書畫戲劇共馳騁。卽雕塑營造之流。亦咸爲其眷屬。而詩與諸藝之關聯最密切。頗有籠照羣英之勢。惟周詩雖肇文源。演變繁賾。歸納派衍。系有橫豎。其橫江斜渡。則騷賦錯以駢儷。詞曲雜以制藝。乃至說部彈詞之倫。諧隱雜文之儔。舉凡文章主體。罔不因緣情感。洞穴詩歌。騰聲耀采。密傳篇章。其懸河飛流。

則由漢魏六朝樂歌誦詩之振蕩。至唐始波瀾壯闊。翻潮倒浪。高放光焰於萬丈。滙成詩海之華燈。誠以唐詩品位。原與楚騷漢賦宋詞元曲等。各爲一代之勝。縱後起明清諸朝之風人。繼軌聯鑣。暢遊詩衢。特分較其騁績。寧有超越唐人者哉。然則唐詩何以成此盛況。殆富四大特徵。夫詩藝發達。雖流轉無涯。顧欲以學之規律。探唐詩真象。則可區靜動兩態。從靜態瀏覽。首爲理論圓通。詩乃性情所致。而歌詠飛沈之樂章。其情薄辭簡者。可以被諸管絃。蓋與樂歌詞曲同一範疇。是爲正體。若意專而調繁者。則僅能諷誦。號稱變體。白居易論詩功用。有爲己爲他之別。爲己者獨善其身。爲他者兼濟天下。此說上下洽通。古今兼照。推廣其意。可囊括世間諸般文藝。誠以恆人之爲己者。偏重發展個性。以抒寫己身苦悶而求樂。猶宗教家避世間生活之煩惱。別創出世境界之快樂。此派爲詩。有其獨得。描摹山水之警采。藻繪閨情之絕豔。營構仙都之清幽。雕鏤佛地之莊嚴。祇求其心安寧。不恤世人毀譽。壯志凌雲。屏權威於腕底。歌聲裂石。拒勢力於腮邊。孤懷高

潔固其長也。然而不受賢者諷喻。恆殉一曲私蔽。末始非其所短耶。至於爲人者。偏重發展其性。亦重轉悲境爲樂園。惟是一言之吐。恆以爲公。有如典論所謂。文章乃經國大業。用則施於天下。舍則傳諸其徒。此派爲詩。高具卓識。謚吟民間。以疾苦。諷誦國家以興衰。隆重典禮以雅歌。鼓舞軍旅以壯詞。豈重成忠孝以厚人倫。抑驚美教化而移風俗。繫念羣生。此其所長也。特恆人多以湊績奉公之名。博權貴華利之實。風會所趨。賢者難免。得非其所短乎。攷居易爲人瀟灑。立言持平。說詩證驗。界割昭然。爲己者則舉閒適詩。爲他者則標諷諭和時事詩。此蓋提挈網維。指陳樞要。彌綸衆製。圓通壹理。故白氏得世稱民間文藝鼻祖者。匪僅其篇什傑出中唐。而詩論之圓通。尤爲籠圈條貫。此其特徵一也。至於其次。則爲體例鴻博。蠡觀面貌。則詩至唐有古律雜三體區分。較諸永明以前。詩無定律。體雖尊而祇有古者爲鴻博。惟古體至盛唐李白始集大成。齊言龍翔。雜語鳳舞。蓋已聚集周楚漢魏六朝之靈珠。至於律體。則是杜甫開其康莊。雖自初唐沈宋之謳歌。

已聲調鏗鏘。辭藻儷對。然而正體律詩之獅吼。杜甫崛起。始聲振盛唐。他若絕句。鶴鳴。排律。馬嘶。亦肇後世。无量法門。此外雜體之芳飛。則以中唐韓孟元白前後爲多。聯句。藻糴。諧謔。騰驤。縱非歌場蕙蘭。亦屬詩苑奇葩。惟細察精髓。則詩與別種文體相同。宜綜其靈魂和形態。別爲雄壯及婉麗二體。況且一人作品。緣境遷年變。與情志通塞。亦可兼精各體。非能爲豪放者。遂難作優秀也。獨以人之賦性有剛柔。而生平歌詠。大都與其性情相髣髴。曠覽唐人傑構。舉凡沈博絕麗之篇什。可以爲其綱要者。則雄壯之體。細爲部區。約有四品。一曰雄渾瑰偉。如陳子昂。張說。蘇頲等。源於嵇康阮籍輩詩風。以權奇磊落之懷。納諸鏗鏘鏗鏘之調。是也。二曰豪宕恣肆。李白李頎等。宗九歌大風。垓下諸詩。意趣豪放。辭采飛颺。之流是也。三曰典瞻奧衍。立意淵深。措辭詭曲。韓愈劉叉等。宗雅頌辭賦。饒歌之作是也。四曰清蒼幽峭。意必清爽。語必推敲。賈島姚合之倫是也。至於婉麗者。亦約有四品。一曰緣情綺麗。此乃祖述國風樂府之寫山水宮闈等詩。情靈搖蕩。辭采紛披。

初唐四傑與晚唐溫李等多擅勝場。二曰沈鬱頓挫。情感悲悶。聲調宛轉。杜甫岑參之流。多精此品。三曰沈摯俊秀。白居易鄭嵎等爲詩。情務真誠。辭貴朗暢。足稱傑出。四曰真樸淡遠。斯原出於小雅。語重冲淡。意求雅馴。張籍歌詠。獨首擅其美。統茲二體。輝映當時。途轍雖異。樞轄實同。皆能成品。罔有軒輊。是唐詩體例之鴻博。可謂洋洋大觀。此其特徵二也。若從動態燭照。則先爲轉變顯豁。唐詩轉變。較別代爲顯豁。舉其網維。有華麗樸茂之大廓。華麗者。情志濃醕。辭藻縟麗。此蓋緣於太康派詩風。初唐之太宗四傑及沈宋等。追陸張之綺情。慕徐庾之華藻。瞻仰宮庭繁盛。窺測閨房豔情。固已擅綺縠紛披之能事。卽徜徉山巔。賞翫水涯。亦鏤心刻骨。更極情靈跌蕩之隱祕。斯等開國茗發之流風。在盛中唐間。雖時見於染翰操觚之大家。如杜甫元稹等集中。然而諸公之得領詩苑壇坫。則別有其佳傑。暨夫晚唐。詞華派與格律派。雙峯齊出。並轡聯騎。則又覩國勢之衰微。沈潛於溫柔鄉和遊仙窟。迴環吟詠。鼓吹騷壇。聲必鏗以宮商。辭必飾以整散。情殊悲愉之

極致。意別隱顯之幽懷。雖一字之奇。一韻之巧。亦必若雕蟲繡悅。鶩使文藻紛飛。此豈人皆樂於窮幽洞微。以成斯風範哉。誠以文章之稱。緣於采繪。欲求以文被質。不得不重情煒燁而辭綺麗也。樸茂者涵理鴻深。辭采暗淡。此則緣於正派詩風。以嵇康阮籍爲宗。盛唐富甲鄰邦。威振朔南。文化積業。復總萃亞洲大成。開元天寶之間。詩人羣起。覩此璀璨盛境。恆以雄渾之氣。傳諸壯麗之辭。金聲玉振。可以冠冕三唐者也。蓋自初唐陳子昂崛起巴蜀。力矯齊梁以來詩章。有緣情而失之綺麗者。遂振臂奮呼。以正始派風骨爲宗。冶深理入濃情之中。凝宮聲於壯辭之上。既掃當時繁雜悽調。復肇後來豪邁雄風。是以盛唐隆開。元音大展。明皇有治世之鴻猷。則勉勗百官以愛民深旨。燕許秉輔國之浩氣。故寓忠惻於悲思。他若李白遊仙之篇章。以長句爲高唱。杜甫感時之興賦。藉排律擅勝場。是爲古律轉關之樞紐。號稱盛唐大家。若夫中唐之時。乃國家盛衰綰轂。名家詩人之離合悲歡。如元稹劉禹錫等。皆達情場抑揚之極端。至於韓白二公。則同涵詠聖涯。然

以賦性各殊。分道列旌。韓之胸中不平。時見議論縱橫。白則浩氣超塵。恆以諷喻羣倫。亦稱大家。與李杜後先蜚聲。各放異彩。通觀盛中唐之詩篇。大都文足以稱其質。彬彬然爲唐詩之英華。此其特徵三也。他若最後流觀。則爲藝術精深。爲文之術。恆與時而俱進。唐人製詩。多能深通此中奧竅。雖其內蘊紛紜。外形蕃變。然而挈提綱領。則爲精於命意與修辭。命意之大端。根柢盤深。枝葉扶疎。統有三幹。涵蓄情感一也。詩之爲藝。固貴情感熱烈。藉以振聾瞶而起頑懦。顧若劉季大風之歌。項籍垓下之詠。傾筐倒篋。宣暢鬱積。雖豪邁恣肆。橫絕今古。然而一二傳作。難以謂之詩人。若非功績蓋世者。爲此類壯語。則難免於浮誇。而來露才揚己之誚。惟唐代詩人傑出。涵情幽邃。雖感於物而高歌。亦隱複意以立言。若杜甫北征秋興之倫。其情感不得謂非熱烈矣。然以雄渾悲壯出之。此乃詩人敦厚之情。善通立言足意之術。鎔鑄智慧二也。作詩命意。自以情爲根柢。然而情緣智濃。智緣情深。欲求詩意之富。當先重積學以儲寶。酌理以富才。惟是命意之愚。恆有繁雜

與枯竭齊陳。太康派詩風之流波。則每至於繁雜。正始派詩風之別傳。復時見枯竭。除祛此弊。當鎔鑄智慧於情靈之中。若李翰林之古風五十首。杜工部之詠懷。韓文公之南山。白太傅之長恨歌等。雖鴻篇鉅製。情見乎辭。然而沈博之智。亦深鎔於意。陶養神思三也。此乃命意與修辭之關鍵。欲求內心與外境相連結。首重神與物遊。使思周氣足。若杜甫之性耽佳句。李賀之嘔出心肝。自多銷鑠精膽。蹙迫和氣。蓋與相如含筆腐毫。揚雄輟翰驚夢。同爲自困之極。然此乃情志壅塞之時。故有沈於滯思之境。特以杜工部律體之冠絕古今。李太常歌詩之超越恆人。未嘗非其樂於窮幽攬勝之功。得諸風雲江山之助。誠以登山則情滿於山。觀海則意溢於海。欲求神思之駿利。自貴登山觀海以陶養其天機。若夫修辭之梗概。亦繁複而紛紜。惟整派依源。則有三流。其一爲調協聲律。唐人以律詩爲殊勝。自多聲調鏗鏘。抑揚抗墜。皆中節律。而作古詩者。亦恆使音聲之迭代。若五色之相宣。此緣陸機張華沈約等。成立聲律論後。在詩藝上已別闢幽徑。綿延至唐。遂大

展康衢。其二爲精練辭藻。在初唐四傑與晚唐詞華派之謳歌。固多錯金鏤采。若芙蓉之出錦波。卽盛唐燕許李杜之吟詠。亦富比青麗白。似卿雲之增繡輝。至若吟成一字。撚斷數髭。二句三年。一吟流淚。則重精練辭藻之證。概可見矣。其三爲安宅章句。斯乃總命意修辭之終結。原以使內情脈注。外文綺交者也。蓋集字所以成句。惟句必須成辭。旣須寓聲律於其中。復須緯藻采於其上。集句所以成章。一章不能盡其意。則聯數章以暢其情。所謂句司數字。待相接以爲用。章總一義。須意窮而成體。唐人安宅句之術。堪稱深湛。小則絕詩。以四句開新境。大則排律。藉百韻佔勝場。他若連昌宮詞。秦婦吟等歌行。則又情富比敍。辭切關聯。貞百慮於一致。驅萬途於同歸。此其特徵四也。綜覽唐詩之殊勝。旣富此偉大特徵。詎祇在詩歌史上。有其巍居雅座。卽若外人稱中華爲文章之國。亦恆頌唐詩集其精英。雖經宋後清前之繼軌。尙未分逸其隆績。然而輾轉傳訖現代。百學競爽。羣藝紛飛。宏揚詩歌之聲。更振奔雲而撼湧濤。明徹創造有摹擬與通變之歷程者。

亦多上溯周楚漢魏六朝之源。下窮宋元明清之流。中以唐代爲匯歸。大有羣山萬壑。皆赴荆門之勢。泛覽近四十年詩苑總萃。專集叢出。散篇紛陳。若壬閭運之宗。李頎歌行。以寫仿山水。易實甫樊增祥之崇溫李律體。以刻飾豔情。卽黃旛道流。亦有尙李白歌詩。以狀仙風清爽。世稱爲己而歌之個人詩派。益以杜工部白太傳熱情雄辭。恆影響康有爲吳芳吉等愛國詩章。至若重圍突出。若于右任與胡漢民皆奔走國事。當世所推爲豪傑巨子。一則富老杜雄渾悲壯之風骨。一則廣韓公雄奇瑰偉之情辭。其所作各有獨到。置之唐人篇章中。幾可亂真。乃至釋曼殊以日人來中國。精通華語。復效李義山之哀感頑豔。以綺情壯國魂。猶白居易以胡人華化。善狀詩人與佛家融合之悲情。而寄其才氣奔溢之丹誠於篇章。世稱爲他而詠之民族詩派。皆能變通唐人情辭。而自成其詩。其他師法初盛中晚唐之詩人。亦文藻條流。尊崇唐詩之風氣。可謂雲蒸霞蔚矣。卽有同光以來。追慕宋詩之隱情深辭者。亦覺其晦塞繁縟。漸趨唐人聲響情烈之風。此蓋時代轉

變之使然。豈以詩歌爲遊戲之藝術論者。所能深窺其由來哉。暨夫霹靂驟轟。國難猛降。河山破碎。羣情苦悶。崑崙東海之間。皆扼腕裂眦而不可忍。靈慧詩人之感觸。更較恆輩爲深隱。於是鬱積待暢。頓轉詩風。悲哀沈潛者。低首曼吟。儼步宋大夫之好色。陶靖節之飲酒。阮步兵之玩世。謝康樂之登山。豈真借紅閨蒼嶺以盤桓耶。蓋亦大丈夫不得已之所爲。故寄情摘藻。藉題發揮。持此以較初唐。正若四傑與陳子昂等。有時懷才不遇。悲知音之難。有時頽唐抑鬱。恨振奮之艱。乃被迫而雕繪物色。發爲詩歌。雖隱以慨己身之不安寧。亦深感國事之鞅掌也。悲憤飛揚者。引吭高歌。則若慕菩薩視衆生將墮三途而不得不悲。視羅刹之必赤人族而不得不憤。旣悲且憤。不得不奔走呼號。蓋顯慮民族之長銷沈。遂慷慨陳情。報國詩章。噴海潮天。此固不拘於按轡廊廟與環雒佛苑者。舉斯風以例初唐。復若沈宋張曲江等。欣逢揚眉湊騁之因緣成熟。自得並飛雄辭。關懷民膜。然而湖海疊序間。亦不乏繫念羣倫之儔才。大凡富有若烈焰紅日之丹心者。未有不思

繼聲制氏。使此錐心穿骨之奇恥。深入全民族之心靈。鼓此激昂之盛氣。雖轉五濁惡世於極樂國而無難。豈特詩藝能超邁唐人哉。夫以中華民族文章之演進。宛若逝水流波。無論文筆。有其恆軌。非苕發於國家衰溺之時。卽茂長於天下隆盛之會。今當開國良辰。傑出騷人之連情發藻。蔚起詩歌騰聲。固若初唐肇創鴻基之時。崛起墨客之寓目寫心。煥發樂章耀采。然而忽遭陸沈。倉皇風鶴。激動羣情之劇烈。又豈初唐可比儼哉。苟天不爲我國難之艱鉅。而奪我靈穎詩人之傷才。長能以拔山超海之威力。大往大來。隨春雷以洪鳴。則張袖而舞。頑懦欲來。撫弦而歌。聳聵出聽。振華夏之夙威。集黃胄之今力。挽回狂瀾。扭轉溜馬。大起騷壇。飛詩聲於四海。高懸旗幟。壯國魂於五洲。永歌隆平。長享大同。則余譔是書之微情。寧無可寄也哉。

中華民國廿又四年春節日

南川楊啓高自敘於南京

唐代詩學目次

署端（署端繪眉題辭均以收到先後爲次）

葉楚傖先生

黃季剛先生

王曉湘先生

繪眉

陳之佛先生

題辭

胡筱石先生

謝无量先生

汪辟疆先生

本書目次所載「署端」「繪眉」「題辭」「書畫」等節，因在戰時編印，銅版圖畫等材料奇缺，故暫從略，請鑒原。

書畫

唐李昭道曲江圖——北平故宮博物院藏

唐韓幹洗馬圖——北平故宮博物院藏

唐釋懷素草書——北平故宮博物院藏

宋人畫杜甫麗人行——北平故宮博物院藏

清湯祿名繪楊妃出浴圖——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

清儲震昌畫山香九老圖——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

自叙

壹 綱領

唐詩背影

總敘——郡縣時代——疆域廣大——民族複雜

經濟背景——商業資本

政治背景——盛治——禍亂

文化背景——文字——宗教——風俗——法律——哲學——科學——佛學——藝

術

唐詩淵源.....一一

總敍——詩經——秦府——楚辭——漢賦

正始派——嵇康——阮籍

太康派——陸機——張華

唐詩流派.....一三

總敍——初期——搖蕩綺情飾句繪聲——二期——崇雅黜浮氣益雄渾——三期——

儒曠道真涵詠聖涯——四期——柔情纏綿洪鐘遺響

唐詩特質.....一五